

二度

文/楚卿

著名作家楚卿，三十四年来写作不辍。他短篇小说的特色，就是不用第一人称的「我」，也非第三人称的「他」，而是开口便是「你」。这个「你」不是接受聆听故事的人，却原来就是故事中的「我」，或「他」。这篇「二度」写二度友谊、二度爱情的获得，都由菩萨保佑。情节迷离，引人入胜。

你往大椅坐去，双褪舒展地放著，桌上茶杯，热气腾腾，外面的闪光和面的灯光使腾腾的热气像一缕烟往上飘著。

女儿、外孙一走，满屋子寂静。初春时节，寒风劲雨，屋子显得更冷清。夜逐渐深了，雨越发大了，银蛇在窗上飞舞，雷声隆隆。突然，震动屋子的雷声间歇中，一声紧急的呼救。「瑞玉，救我！」

你跳了起来，报纸摔落地上；环顾四周，心在砰砰地跳著。灯光明亮的客厅静悄悄的。你迅速穿过卧室、厨房、浴室和其他房间，但悄然无声。

走近窗边，怀著畏惧，望著楼下的街道。雨，攻击著窗子，街灯亮著，除了风吹树动，什么也没看到。

发抖的双腿，带著你回到椅子，拾起报纸，放在膝盖上，想著刚才一定打了瞌睡，那种呼救一定是虚幻梦境。你的脉搏逐渐缓慢下来，心也舒坦多了；但是，就没法集中注意力再事阅读。

杨丽琼，你最好的朋友，她家搬到你那时住的地方，两人都才十二岁，直到——直到什么时候？你已记不得了，事实上你们已经三十三年没见面。十六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话发生激烈的争执以后，就断了音讯，逢年过节彼此连卡片都没寄过。

三十三年前，八月的一个下午，大你五岁的哥哥露营去了，母亲忙著经营花生生意，你感到无事可做，走了出来，走到学校，走过操场，在并排的秋千中一架上坐著，脚在沙坑钩画著。

一阵吱吱的秋千声，你转过头去，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孩望著你。她瘦瘠瘠的，稀疏的头发剪得长短不齐，有点像男孩，苍白瘦削的脸上嵌著一双巨大的眼睛。

「嗨！这是高级小学吗？」她张大眼睛。

「不，这是警察局，他们正在找寻你。」你说。

她的脸上泛著殷红，没说一个字，转身就跑了。

你随后追去，「嗨，就不能开开玩笑？嗨，等一下！」



她在操场转角地方停住。

你追上了，气喘呼呼，「对不起，我只是开玩笑，你就吓著了？是的，这里是学校。」

那双大眼睛研究了你好一会，然后好顽皮地露出一笑，「我才不相信是警察局，是经察局又怎样？我才不怕他们找我，只是——，唔我叫杨丽琼，家刚搬来这，我一个人也不认得，我们做个好朋友，好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她的笑意开朗了你的心灵，你那起她的手，紧紧握著，「我叫赖瑞玉，你几岁？」

你们同年，她大你八天，於是由她请客，在一个小小卖削冰的摊上开始了你们的友谊。她特别告诉你：「这钱是我姑母给我的压岁钱。姑父去世，姑母住在礁溪，开了一家叫贵妃的温泉旅社。姑母的名字叫慈姑，真的好慈爱，我的父亲是她带大的，我们将来到那去泡温泉，好吗？」

当然好。那天以后，你们经常在一起。她喜欢来你家，你母亲爱笑而快乐，自己种花生，自己煮来、炒来卖，常常把一把热烘烘的花生往她手塞。你父亲是个货车司机，一出门就是好几天，在家的時候，母亲就不那样忙进忙出，挨著他坐在桌边，无终止地为他冲茶倒茶，听他说些外面的事情。

你在父亲身边变得羞涩起来，父亲也一样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是不再把你往膝盖上抱去。当然，也不知道你的心情、梦想。父女情虽深，突然拉开的沟渠上架不起桥梁。父亲在家休息，丽琼来的时候，你会兴起莫名的妒忌。她很快就学到和你父亲逗乐顽皮、伶牙利齿，而你的舌头却打了结。

那是刚开学不久一个灼热的下午，你们正懒洋洋地坐在你家门前的台阶上，你问，「为什么不帶我到你家去？我要看看你家在那。」

她狠狠地看了一眼自己从破了的运动鞋里伸出来的脚趾，脸红了，然后抬起头，挑战似地，「好吧！去看我的破家。」

租来的房子，又小又破旧；你们溜进门的时候，觉得是比你家脏乱得多了。你在小过道上站著，「来吧，我妈妈不会咬人的！」

你们走进客厅，藤椅坐著一个中年妇人，呆呆地望著牆壁。

「妈，这是赖瑞玉，我向你说过的同学。」你叫著杨妈妈。

瘦小苍白的杨妈妈，望了你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你在客厅逗了一会，她说：「我们到外面去吧。」

你们在后面一棵巨大榕树的浓荫沈默地站了一会。

「我猜想，我妈今天的情形很好，我不要你到我家来，因为我无法告诉你她会怎么样。除了不咬人，她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父亲说她病了，我知道那是由於她成天喝酒。」

你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知道她为什么喜欢到你家，喜欢盘桓在你父母身边的道理。

上初中是你梦想的事情。你一直没有朋友，现在你既上了初中，也有成天在一起的朋友，觉得无比的满足和快乐。



初三上，你俩好喜欢新来的音乐老师马维良，半个学期里，时时刻刻都在计算马老师向你们的微笑、点头、皱眉的次数。马老师又年轻又英俊，教唱歌的时候，那根小小的棍子像魔术棒，一挑就有蝴蝶飞起，一点就飘来花瓣，而你们总是故意闭着眼睛，让蝴蝶飞上你们的头顶，让花瓣落在你们的脸上；但是，那个学期还没结束，马老师就和一位英文老师结了婚，你俩至少有两个星期痛苦得难以宣泄，相拥而哭。

初中最后一个学期，五月末的一个清晨，她钻进你家，你的母亲正在享受早茶，你从浴室出来，打着呵欠。

「什么事情，丽琼？」你母亲的猛然惊觉，问著。

它哭著到了你母亲身边，说她家要搬走了，她父亲已失业，要搬回花莲她母亲的娘家。「爸说，妈回到那会好一点。」她垂著头。

最后一天，日暮之际，你俩到运动场上，那个奇特而美好的时刻正由白日滑成黄昏。你俩坐在秋千架上，轻轻地荡著，红色的天空溶入灰蓝，然后星星出现，你俩对著星星，分享著彼此的秘密和愿望。

「我从没有像你这样的朋友，你却要走了。」你说。

「等我们毕业了。」她捏住你的手，「我们去台北或其他大地方，一起租间房子，好不？」

从她热切的声音，你想到这个梦想比星星还遥远。毕业，那该是指高中高职而不是指现在的初中，不只还有三年时间，还要看能不能考上。

你们静静地坐著，阴影爬黑了运动场，你握紧她的手，「你会写信给我吗？」

她正正地转向你，朦胧的天光，她的眼睛像两颗陨石，几乎向你坠来，「当然，我要每天写信给你，告诉你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不过那是个小地方，不会有太多的事情。」

「希望你妈妈很快好起来。」

「我们来作个认真确实的约定。」她避开你的话，一双手捧住你的一只手，「我们发誓要做最好的朋友。我们谁要对方帮助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对方都要来。」黑暗，她的声音格外严肃，你把一只手加在她的双手上，「我发誓：上对老天，下对老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要我帮助的时候，我就赶来。」

她重复了你的誓词，加上一句，「即使你七十岁了，我也会来的。」

「那你不也是七十岁多八天？」

「当然，我们仍然还是好朋友。」

「永生永世的好朋友！」

「来，我们到那边庙里去。」她说。

「干什么？」



「在菩萨面前许下我们的心愿。」

学校附近的大慈庵，也是她俩常去的地方，她仍喜欢那里的清静，喜欢观音圣像的庄严。跪在菩萨面前，你和她异口同声的表明愿作永生永世的好朋友，求菩萨为证，并且求菩萨加被。

然后，你俩大笑着，紧紧地握过对方的手后，跳了起来，她说，「我送你回家，我走时你送我。」

她走了，你们彼此为了信，不是每天，至少也每周一封，信又长又详细，彼此的寂寞在里鼓噪不已。

你上了高中，想参加仪仗队，没有成功；参加辩论队，如愿以偿。她也上了高中，凤林到花莲通勤，又参加了田径队，逐渐地你们的信件就像从狂流奔瀑变成了淙淙细泉，里面却又激射出几点水花。

十七岁那年春天，你脱去冬装同时脱去了往日的肥胖，使你惊奇的，是一个蛮具形象的身子。她寄来的相片，高了许多，而且胸中也有了丘壑，你回报她一张照片，身旁多了一个男孩。高中三年，过得好快，毕业的时间突然跳上日历。春假以后，没得到她的消息，而在毕业典礼一完回到家，电话铃在响著。

你拿起话筒，「就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？才装没多久。」

「我来电信局准备给你拍电报，好奇地翻了翻电话簿，看到和你父亲相同的姓名，还有个公司，我就试了。我相信你不知道我爸的名字，但我知道你爸的啊，不说这些，你准备了没有？」

「准备毕业？啊，毕业典礼刚才像一阵风过去了。」

「不，不是」她有点不耐，「我是说准备我们说过的：毕业后要做的事情，到台北来住在一起。」

经过一阵停顿，你大笑起来，「啊，丽琼，那是五六年前，我们还是小孩，而且——」

「而且什么？」

「我会写信告诉你，但要等到正式决定的时候，今晚我播电话给你。」

「我住的地方没有电话。」

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吧，丽琼，我已经订婚了。」

「是相片的那个男孩？」

「是的，他叫张维毅，比我大一岁，九月我们就要结婚。」你冲口而出，再喋喋不休，当然，我会请你做我的傧相，我好希望见到你，你会来吗？父亲这些年来生意不错，有了自己的货运公司，需要人手，维毅和我结婚以后，会是爸的好帮手，业务再好一点，爸就要给我们买房子，而且，——」

「你是个大白痴！瑞玉，你才十八岁，就让人把你套得紧紧的。现在抛弃那种无聊的事情，来台北我们在一起。我昨天到达这，今天就给你拨电话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——你说的永生永世的好朋友！而且，我们在菩萨前发过誓。」

「可是，我现在谈恋爱呀！菩萨会原谅我，你也会原谅我，是不是？」

一声深长的叹息充满了话筒，「好吧，算我想得太天真了。我有个感觉：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。那么现在我只有照我个人的计划去做了。我要去当女兵。」「不会是外籍兵团吧？」你开著玩笑，「啊，听著，张维毅来了，我要跟他出去。我会写信告诉你详细情形，把地址告诉我，九月再见！」

你结婚时请她来做傧相，她已不在台北。过年的时候，她从南部训练基地寄来了一张邮卡。

往后多年，有时收到她的来信，你也写了回信寄到来信的地方。有了孩子，你寄去孩子的相片，也总会收到她的一些礼物。

你把自己的生活情形作了详细的叙述：父亲的公司业务扩大，维毅真的成了好帮手，也是父亲的继承人，因为你哥哥已迁居国外，娶了当地的女孩。你更说到维毅原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感到好得意好幸福。

她在信说到有结婚的机会，却没结婚。军人的生活也蛮写意的。最后她说曾经几次见过马维良老师，问你还记不记得——突然，雷声像滚进了你的房，打断了你的回想，驱散你和她远去了的年轻幻梦。忽然你觉得听到她的呼唤，是不是菩萨显现什么灵感，你不安了。你望著旁边闪动的灯光，扑窗的大雨把它扑熄。大雷雨经常震吓著你，尤其是现在，家没有任何人，你拨开窗帘，激怒的闪电和包围你的暴风雨，要把你的记忆淹没。

你上了床，平常，你很快就入睡了，但是，今夜，睁著眼，直到天亮。

「瑞玉，救我！」

丽琼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就跟她站在你的身边一样清晰。房间仍然只有你一个人，但你听到了呼救之后在啜泣，等你仔细地听著，轻柔无助的声音又告消失。淅淅历历的是雨声。

拉上睡袍，抵抗升起的恐惧，你走过房间，打开所有的灯，打开衣橱，也在浴室的帘后找著，灌进的是风雨声。你往下面的街道窥去，除了街灯下的水塘闪亮著黎明的灰光，没看到什么。

你把水壶加热，冲了一杯茶，大声地自语著，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想到你在叫我？我已经多年没想到你了。」

坐回椅子，喝著茶，望著慢慢光亮的天空，再让所有的往事回注心头。

十六年前一个周末傍晚，她最后一次拨来电话。你的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做作业，维毅在公司调度车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调度车辆的工作太忙碌，有些夜没回家。

「嗨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」她一听清楚是你接电话，就劈头说：「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期，而且拿到两张到金门的飞机票，你从没去过金门，普通人也不容易去那。跟我去吧，瑞玉，我们可以好好地玩上几天。」

「真是个好消息。好久没见到你，真想跟你去玩玩；但是我办不到。」

「为什么？是不是你的孩子生病了？」

「不，不，他们都很好。」

「听我说，机票不要钱，如果你没有零用钱，我负担。」



「你很慷慨，我知道；但不是那回事。我没法子马上收拾东西和你飞金门。我有家，我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工作。」

「维毅不让你——？」

「不，不，不是那样。我只想到我没有权利把家丢下就走了啊，是不是可以多弄一张票，我要维毅跟我一起去？」

「不，我也办不到。如果你不肯花几天时间和老朋友一起，也就算了。」

她是你最久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不把不能离开维毅的原因说出来？那是在尽量地想做好一个妻子，经常在他身边，从不要求什么，因为，你担心他的工作太重。而且，你已经敏感到你们的婚姻有了破裂的迹象，你在做你所能做的一牺牲一切，力图挽救。但是，为什么要辜负誓为永恒友人的好意和深厚的友谊，不但不透露自己的秘密求取她的谅解和帮助，反而恶毒地反唇相讥？

你给她写一封道歉的信，撕了；再写一封，没有寄出。从那以后，十六年来，再也没有听到它的消息。

你在尽力地挽救你们的婚姻，维毅却说你们结婚的时候太年轻。他才三十，就给婚姻的枷锁锁了十二年，现在他要自己的一片天空，好好呼吸一下，他要找寻自己的机会，那一年内，你们就离婚了。

那段时间，你过得好艰苦，维毅向父亲清算得到他所有的走开了，两年之后父亲的运输公司由于石油危机而宣告倒闭，不到半年，忧忧而终。老母也失去往日的乐观，一年后离你而去，这个世界你就只有十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，你得花多少时间去呵护和教养？于是你只好去一家成衣公司，先是卖你从母亲学得的一点技巧，接著发现自己还能出点点子，几年下来，公司日益壮大，你也成了研究发展部门的助理主管。

你发现单身生活也有好处，不须要去讨好一个特定的男人。情况逐渐好转，工作有兴趣，待遇也不错，等到两个孩子专科毕业、都已成家，两肩松弛，整个人挺直起来。

但是，有时挺升得太高，高得飘渺云际，孩子、孙子们不拉住你的衣角，你也就什么都抓不著了，四顾茫茫，不知飘向何处。

而此刻，带著昨夜的失眠，重重地跌坐在这儿独自喝早茶，整个人生的前前后后都扑落在心头。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后，还把她这样牢牢地挂在心上？而且还想到真正地听到她的呼救？

於是，你记得三十三年那天的情景，清晰得只像隔了三十三分钟，你可以看到那双巨大而清亮的眼睛和脸上有的坚决，「我们作个认真确实的约定，我们发誓是最好的朋友，谁要对方帮助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对方都要来。」而且在庙中菩萨之前互盟。

「一定是杨丽琼有了问题。」你坚决地告诉自己。

但是，你们十六年没有联络，到什么地方去找她？她仍在军中，还是退役下来？一阵思维之后，你记起她家搬回的地方，你拨了电话，问到那儿的民众服务处，他们不知道；再问那儿的派出所，没有她的名字。

坐在那，望著电视机，听到隔壁钟敲九下，你跳了起来，茶杯落在地上。已经完全把工作忘记，简直成了白痴！

赶快著起装来，你工作十五年，从没迟到过。你拨电话去公司，说家里发生意外事情，要请两天假。两天时间，要找到杨丽琼，时间会够吗？

挂上电话，她姑母和贵妃温泉旅社立即跳进你的心灵。你拨了礁溪长途电话，也接通了一个温泉旅社，现在不叫贵妃，而叫洗凝脂温泉大旅社，你所要问的人已经去世多年了。你恳求说要和死去老太的侄女杨丽琼有紧急事情相商，务请对方帮忙。对方说是杨丽琼的表弟，也见过他的表姐。「她寄来一张贺年卡，上有她的地址，好吧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找来。」话筒在你耳朵上紧贴了二十分钟，筒里响著，「这就是，我念给你听。」

你记下地址，那是南部一个新兴的工业小镇，离这儿两百多公里。这边的电话一挂断，就拨那边的长途查号台，得到了她的号码，心情轻松一些，坐下来拨著；但只听到铃声响了又响，没人接听。



踌躇一下，你拨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女儿，说你要到南部去一两天，看看一个老朋友，就把话筒搁上。一个小时内，你已开车上了高速公路。车子进入那个小镇，中午刚过不久，你在一个加油站前停下，拿出她的住址，问过服务员，慢慢地往绿油油行道街夹持的大路上开去。你在对自己说，「杨丽琼，你这只老野鸭、老混蛋！让我老远来找你。要是你用不著我帮助，我非揍你的老屁股不可——啊，也许该揍我自己，因为我发了疯！」

一墮顶上竖著钢筋只有底楼完成的宽大建筑呈现在你的眼前。那栋建筑一边带有一个车库。往前开去，下了车，两腿有点发麻，也向门前挪去。这儿正是你要找的地方。里面的灯亮著。你按了门铃，门铃不响，却传出悠扬的音乐。你再度按著，仍是不响。

你往丽琼的车库走去，往里望著，车子停在里面。突然你想：车子空在这里，她一定是坐朋友的车子或计程车到某处去了，只打算去一下，才没有关去音乐和电灯，却又在那个地方出了事情——不，在那里逗留下来。你咕嚕著，「你在什么地方享受快乐，我却从老远的地方飞车赶来，真是见了大头鬼——我是神经病！」

你要再去按门铃，绕过车库，往前门走去，无意之间，看到脚边一道窗子。你弯下身，往里面望去，那是地下室，灯光亮著，但玻璃上有灰尘，有些朦胧，你搜索著，终于看到楼梯底下躺著一个妇人，一条腿难看地张开，角度不自然。

「丽琼！」你叫著，敲著玻璃窗，没有反应。你的心在撞击，喉咙拉紧。你挺立起来，向前门奔去，推著，门锁住了。你再经气窗，绕到后门，后门也锁住了。你从地上抓地一块石头，打破一个玻璃窗格，伸手入内，摸到门钮，打开门。直对著门，越过走道，就是地下室的楼梯口。音乐仍在屋里回旋，你下了梯子，蹲近妇人的身边，看清楚是杨丽琼，即使她已老了，轮廓仍在。她还活著，你叫著，她睁开眼睛，那双巨大、仍然可爱的眼睛注视著你。

「我知道你会来的，瑞玉，」她的声音微弱，几乎给上面传来的音乐掩住，「给我一杯水。」

等著紧张而激动的时刻过了，等著救护车把她带走了，等到医生把她断了的骨头动过了手术，你在她的床边坐下。「只能十分钟，」护士告诉你，「她很衰弱，需要静静休息。」

你去拨了长途电话，把公司和家里的事情交待妥了，再到她的病床边。她的精神好多了，但是护士要你明天再来。

第二天，你来了。她明亮的眼睛望著你，一扫昨日的软弱，精神奕奕，於是你们天南地北地聊著，「马维良老师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「当然记得，当年，我俩爱得他要死，他却突然和一位英文老师结了婚。」

「往后，他和我见过几次面，那时我还在军中，」她苍白的脸孔红润起来，「说 he 已弃教从商，业绩还不错。他也问到你，说我俩是他当时最喜欢的学生，他也知道我俩对他的孺慕之情，但那时我俩全是小孩·而且在学校里，师生之间得保持清纯。」「当然咯，」你扭著嘴角。

「他有意要我参加他的公司，跟他合夥。我说我是现役军人，不便作生意。他要我和你联络，那就是我要你跟我去金门的原因。其实那只是藉口，只希望见到你，我们三人一起谈谈——」

「他的太太？」

「他已离了婚。当然他在我的身边，你不肯来，他说算了，我就挂断了电话——啊，他不仅仍然那样可爱，也更成熟。」

「你仍然爱他？」

「你知道我从没正式谈过恋爱。除了你这位朋友，我一直想念著马老师。不想的时候，就把全部的精神放在工作上。我的服务成绩很好，随团访问了许多国家，到过最前线，但腰部受过伤。」

「啊！」

「我挂断电话，当时就告诉马老师，我退役后和他做生意。结果，真的，四年前，我以腰部受伤经常引发腿部痠疼疼痛为由，申请退役，用退役费，在马老师设厂的这个市镇边上，买了这块土地，准备盖一栋房子——」

「只完成底层？」

「可是也有了地下层，而且是五楼的基础，你不是看到上面还竖著未继续进行的钢筋？你一定想像得到。」

「想不到，」你半开著玩笑。

「马老师的生意遭到挫折，我们建楼房的预算就抽了出来。」「你们？」

「事实上，这两年，他一直住在我这里，吃我、喝我——」

「他呢？」

「前晚和我吵过以后，走了。我愤怒把门铃切断，把门锁上，他就是再回来，我也不理会，不开门。」

「没回来？」

「没有。他走的时候，自动唱盘上还叠著一大叠可以重覆继续唱的唱片。平常我也很喜欢音乐，但是前晚他走以後，我听了一会，不想听了，要去关掉，结果走近地下楼梯口，腰一痛，腿一痠疼，摔了下去。」

「没摔破你的脑袋瓜子，真太幸运。」

「也许是军中多年的训练。我躺在那里，失去了知觉。等回复知觉，我开始念观音菩萨圣号。你知道，我已经皈依了佛教。我恳求菩萨舍救。当时，我忽然想到你，不由喊出瑞玉救我。」 「我听到你呼救！」你扭曲的嘴角放平，紧紧地捏住她的手，「听到你啜泣，我不知道怎样做，我记得了我们的誓约，我就尽我的能力做了。想不到，真的是来救你。」

「是菩萨灵感。」

「我想一定是，否则，我怎听见你的声音。」

你拨电话向公司请了半个月假，陪她在医院里待了两个星期。你们谈著三十多年来各人所有的遭遇和点点滴滴的秘密。你们再度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你走的时候，她把你拉近身边，开著玩笑轻轻地说，「你离婚了，我没结婚，我俩仍可以像三十多年前那样，一起爱我们的马老师。」 「现在我们已经老了。」

「他比我们更老——他比我们大十岁，五十五了。」

你用力地在她的腰间一捏，她没叫出来，眼角却泛溢著泪水。你直直地望著她，觉得自己的腰部也痛了起来。「你不觉得他骗了你？」

她用手臂揩了一下眼睛，一只要能爱，骗一下算得什么。人生能爱几次？我能二度爱他，正如我能二度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於愿已足了。」

「爱，还可以有三度四度，我们的友谊终此一生不会有三度的。我走了。」

「是的，瑞玉，情也好，爱也好，都在缘中。我们有缘，因而有情有爱，和你有了二度的友谊，我一定要和他有二度的爱情。你好好地走吧，车开慢点。」车子上路了，你在想著；二度友谊的滋味你尝到了，二度爱情的滋味又将怎样？忽然你想到，只要求菩萨保佑。。。。。。

你在一个休息站上停了下来，拨个电话给女儿，没人接。再拨回自己的家，接话的却是女儿。

「啊，妈，您终于要回来了，爸在家里等您。」

「爸等了您一个星期——他回来了？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爸在这里，我要他和您说话——」

「不。」你挂断电话。但是，身子却贴在墙壁上，撕不下来。

你离家半个月，如三十多年前的誓约，救了你最好的朋友之后，心情愉快，现在——你不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。你慢慢地走回车子，深深地吸著气。吸得你一身的倦怠，真想就在车里睡了下来；但是，你却又赶快发动车子，立即起步，转出休息站，上了道路。



你记起丽琼说的，车开慢一点。你立即从交流道转下高速公路，慢慢地往省道上开去。你尽量地慢著。

你记起维毅向你说的，他要找一片自己的天空，现在竟然……。

「等了我一个星期？为什么？外面的天空大得太无边际，十五年来什么也没抓著？只有我这片天空才触手可及！难道如同丽琼说的要来个再二度的爱？二度的爱，二度的情，能是真的？」

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是您加被？」你心跳加速了。车也加速了，回家去，接受另一个「二度」。

摘自《普门》127期